



曙光拾贝 》

## 回忆里的灯笼

大溪四中 卢群芬

今天给孩子们讲了吴伯箫的《灯笼》，各式各样的灯笼，随着温暖泛黄的文字扑面而来。忽然发现我的记忆中也几盏灯笼，一直飘着，亮着。随着日转，随着星移，居然越发清晰而明亮。

那年，祖父离世，哀乐声声，我披麻戴孝，满眼的纸钱纷飞，朦胧了我的山河。只觉前面白白的灯笼，和爷爷的遗像一起，在艳阳下晃，晃得我举步维艰。明明是六月的天，我的心却冰凉一片。我一直走不出这段刻骨的痛。从来都是红红火火过大年，但在祖父走的第一个年，我们家贴上了白色的对联，挂上了白色的灯笼，白白的墙壁上挂着祖父黑白的照片，音容依旧，却那么冰冷。白白的一片哪，一片的白白，刺得我恍惚！仿佛祖父一直不曾走远，我依旧依偎在他的身旁，听他讲那些年的青春和美好，仿佛煤油灯还亮着，把我和他的影子拖得长长的，仿佛他正坐于梨花朵朵的白日下午，打着盹，手上的书早已滑落。白得窒息的世界，让我大病一场。从那时起，那个一直钟爱洁白与素净的女子开始着重装，想用世间的缤纷与艳丽来驱逐那年深入骨髓的哀伤。

终于迎来了弟弟的大婚，还是那两间房，红红的灯笼和五彩的灯火映出一对新人的甜蜜的幸福。飘扬的彩旗下是亲朋满满的祝福。祖父，您看到了吗？您的小孙子结婚了，还有一个可爱的儿子。我知道您一定可以看到的，因为在我们心里，您一直还住在家里，一个转身，您就会抬头，在光彩熠熠的灯笼下，无比和蔼地招手：你们来了！

记忆中的灯笼也并非单调的白与红。

有时也会想起那些年陪我走过的那盏煤油灯，罩一个透明的壳，如花瓶般雅致。那年我才三岁，刚记事，父亲外出经商未归，母亲提前分娩，在上厕所时，弟弟居然跑了出来。慌乱中，借着煤油灯微弱的光，我三步并作两步地跑下楼梯叫来了伯母，才化险为夷。昏黄的灯光下，弟弟皱巴巴的，我却觉得特别可爱。

当然，童年记忆里也有兔子灯和西瓜灯的陪伴。元宵节时，巧手阿公会用竹签扎起各种灯笼，印象最深的要数兔子灯笼。阿公把竹子劈得很细，削掉毛刺和竹节，开始扎，左转，右压，前绕，后穿，似乎一眨眼，兔子架子就出来了。然后是糊纸了，我在阿公边上，说是来帮忙的，其实是捣乱的，一手伸进碗里，粘了满满的糨糊，张开嘴，伸出舌头就舔，又在嘴角绕一圈，嗯，味道不错，还有点甜味呢！一口不够，又来一口，直到阿公再三催促，我才意犹未尽地开始瞎涂一气，把白纸弄得乱七八糟。最后的结果就是，我们做的灯大打折扣，不是这里糨糊多了，就是那里皱得很。但这一点不影响我的自豪，我越看越喜欢，白白的身体，红红的眼睛，大大的耳朵。我提着它，在各家门口走着，逢人就挺起胸膛骄傲地说：这是我自己做的！留下小伙伴们一脸的嘲笑或羡慕。而今，三十多年过去了，灯笼难觅，阿公也已不在。

到了情窦初开的年纪，又向往诗词里

人约黄

昏后，月

上柳梢头

的浪漫。试

想，蓦然回

首，那人就

在灯火阑珊

处相候，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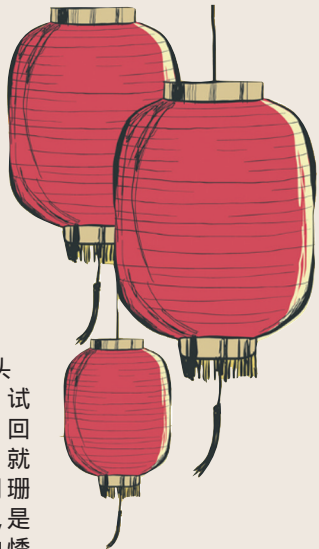
怎样一种悸

动！谁的青

春里没有一些年少的钟情与期待呢？

《大红灯笼高高挂》里，四个女性每天费尽心思盘算的无不是怎样能够在自己的院子里点灯，于她们而言，灯已不是普通意义上的照明之工具，而是成了争宠的手段。忘不了颂莲于深夜倚门扉，伴灯笼惆怅万千。庭院深深，阴冷的青灰色或淡蓝色背景下的点点红色，无关吉庆，无关欢喜，反而给人无尽的悲凉与拘束。颂莲封灯后，红红的灯笼套上了黑黑的布。两排黑色的灯笼，如两只黑暗中的手，让人莫名地恐惧，无能为力，不可抗拒，这就是那个时代女性的宿命。

挂一盏灯笼在青春的梢头，看前尘往事在万丈红尘中渐行渐远。时光若水啊！只愿这一盏灯在眼前，在心里，永不灭。可以观云听风，触摸到雨的微凉，也可以看花赏月，凝眸处自有风华。



第67课：

郭永军/文

孤



图示

(缺)

甲骨文

(缺)

金文



篆书



隶书



楷书

《说文解字》：孤，無父也。从子，瓜聲。

【参考译文】孤，年幼无父。字形采用“子”作偏旁，采用“瓜”作声旁。

孤由子和瓜组成，子的本义为婴儿，瓜作声旁，孤儿像瓜那样躺在地上没人管。

孤的本义为幼年死去父亲，如：

先主少孤，与母贩履织席为业（《三国志·蜀书·先主传》）

【参考译文】先主（刘备）很小时，父亲就去世了，（他）和母亲靠卖草鞋、织苇席为生。

指幼而无父的人，如成语 鳏寡孤独，如：

矜、寡、孤、独、废疾者皆有所养（统编教材八年级下册第22课《礼记·二则》）

引申为孤独，孤单，如成语 孤军深入。

引申为辜负，如：

臣孤恩负义（《后汉书·袁张韩周列传》）

【参考译文】我背弃了别人的恩义。

孤又是古时王侯的自称，如成语 称孤道寡，如：

孤岂欲卿治经为博士邪（统编教材七年级下册第4课《孙权劝学》）

春秋时，诸侯平常自称寡人（寡德之人），有凶事则称孤。后来逐渐演变为无区别。秦汉时，君王称孤者较少，东汉末年，天下大乱，群雄并起，割据一方的首领，流行自称为孤。

## 湘味“的哥”

泽国二中 叶海鸥

2019年正月初一傍晚，从湘行的首站——橘子洲头，回宾馆。

一出省政府清风站的1号地铁口，冷风灌了满袖满领，下意识地提了提衣领，缩了缩脖颈，跺着脚，呵着热气，等着渐行渐近的滴滴司机余师傅。

妈，他们在讲什么？小儿用眼神传递着，暗指我们身旁的两位中年男子。这两位中年男子全然没有过年的新衣新裤新气象，在用湖南长沙本土话亲切地交流着。我们只是异乡的匆匆过客，根本听不懂他们的只字半语。但是从他们宁静如夜色的面容和不急不缓的湘腔湘调中，我似乎能感受到他们满满的幸福。许是在谈论今天的收入，许是在谈论家庭的小事，许是在畅想新年的希望。我知道，人到中年，家庭中的任何一件小小的喜事于他们都是大事，都是幸事。每逢佳节精神爽，他们的笑声在地铁站口的冷空气里是如此爽朗与质朴，充满暖意，如呵出的气在夜色里清晰可见。他们是开摩托车送人的，一语未尽，马上改用温岭方言欲与小儿交流，怕遭遇一些不必要的尴尬。不料，我的轻声半语竟然落入他们的耳中。我们是开摩的的。语气平静，笑意宜人，没有生意人热忱的搭讪，更没有想死缠烂打向我们展开生意的攻势，只是很随意的聊天，像熟识的邻人在街角偶遇。

师傅，年初一的大晚上还要载客，很

辛苦吧？我略有同情地一问，我想这定然会引来一串生活不易、生活无奈的牢骚。不料，其中那个黑衣人说：不辛苦的，我们只是觉得好玩。另一个说：是啊，而且正月初一自由，我们不用担心交警，他们不上班。我一愣，好玩？年初一，开摩的是为了好玩？这玩法也忒有新意，忒别出心裁了。自由，不担心交警，生活窘迫仍然感恩生活，若生活富裕，谁愿意年初一出来挣钱？若生活富裕，谁会舍去新年天伦之乐，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幸福？但他们的笑容是如此质朴，言语是如此感恩，语调是如此平和，在这年初一的寒风中。

滴滴滴，一辆起亚电动出租车已经来到我们的身旁。师傅，雅圣大酒店。好的，坐好了哦。师傅，初一大晚上还出车？一上车，罗爸就与余师傅聊上了。罗爸生活名言：人与人之间的距离，其实就是一两句的距离。你听，俩男人在长沙的一条路上唠上，车内的气氛顿时热了不少，刚才地铁站口的冷风荡然无存，暖暖的，当然是因为车内的空调，更是在这异乡，话题的投机。

习惯了，天天在外面跑，一天不跑，心里空得慌，闲不住啊。一年365天，天天如此，辛苦啊！也不，我们坐在车里，遮风挡雨，冷了还有空调，刚才那两个在地铁口开摩的的才辛苦，风里来雨里去，还得躲着警察，人家才不易。他的一口湖南腔的普通话，像极了餐桌上的湘味，浓

重而有味。心里一阵唏嘘：好知足的人儿！听着听着，我们都有些惭愧，我们有假期，坐办公室还经常牢骚满腹。庸人自扰，扰乱我们生活的不是外在的不如意，而是我们内心的不知足。欲望，经常让我们坐立不安，得寸进尺，遗忘了原本在手的幸福。

更何况，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，当然我们不奢求成为人上人，但是我们的努力可以让一家老小衣食无忧，就够了，是啊，就够了，可是多少人会觉得，就够了呢？所以，幸福也就不够了。

到了，谢谢师傅。我们一家的道谢出自真心。辛苦工作的罗爸和我从他身上看到了自己的狭隘与自找的烦恼，小罗在他身上读到了吃得苦中苦，的韧劲，知道了，事在人为，努力才有机会，知道对生活不抱怨，比我们辛苦的大有人在。

新年快乐！临走，的哥，还不忘把祝福留下，送给萍水相逢的路人，然后赶向下一个订单。初到长沙，没来得及仔仔细细详橘子洲头，天色就暗了，遗憾满满，而此刻我们仨手牵着手目送着那辆起亚消失在转角，幸福满满。

感恩长沙，感恩的哥。如果你放大幸福，你就会被幸福包裹，拥有无限大的甜蜜、宠爱。如果你放大不易，你就会掉入生活的陷阱，而且越陷越深，最后被吞没、窒息。

首站长沙，已是满满的收获与感动。